

851.48
0734.915

瓶

郭沫若著



創造社叢書

第八種

瓶

郭沫若著

上海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7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藏書之章

獻 詩

月 影兒快要圓時，
春風吹來了一番花信。

我便踱往那西子湖邊，
汲取了清潔的湖水一瓶。

我攀折了你這枝梅花
虔誠地在瓶中供養，
我做了個巡禮的蜂兒
吮吸着你的清香。

啊，人如要說我癡迷，
我也有我的針刺。
試問人是誰不愛花，

他雖是學花無語。

我愛蘭也愛薔薇，
我愛詩也愛圖畫，
我如今又愛了梅花，
我於心有何懼怕？

梅花呀，我謝你幽情，
你帶回了我的青春。
我久已乾涸了的心泉
又從我化石的胸中飛迸。

我這個小小的瓶中
每日有清泉灌注，

梅花嘯，我深深祝你長存，
永遠的春風和煦。

第 一 首

靜 靜地，靜靜地，閉着我的眼睛，
把她的模樣兒慢慢地記省——
她的髮辮上有一個琥珀的繖針，
幾顆璀璨的鑽石兒在那針上反映。

她的額沿上蓄着有流海幾分，
總愛俯視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。
她的臉色呀是白晰而豐潤，
可她那模樣兒呀，我總記不分明。

我們同立過放鶴亭畔的梅蔭，
我們又同飲過抱樸廬內的芳茗，
寶叔山上的崖石過於嶙峋，

我還牽持過她那凝脂的手頸。

她披的是深藍色的絨線披巾，
幾次地牽掛着不易進行，
我還幻想過，那是些癡情的荒荊
扭着她，想和她常常親近。

啊，我怎麼總把她記不分明！
她那蜀錦的上衣，青羅的短裙，
碧綠的絨線鞋兒上着耳跟，
這些都還在我如鏡的腦中馳騁，

我們也同望過寶叔塔上的白雲，
白雲飛馳，好像是塔要傾崩，

我還幻想過，在那寶叔山的山頂
會添出她和我的一座比翼的新坟。

啊，我怎麼總把她記不分明！
枯梗花色的絲襪後鼓出的腳脛，
那是怎樣地豐美，柔韌，動人！
她說過，她能走八十里的路程。

我們又曾經在那日的黃昏時分，
渡往那白雲庵裏去叩問老人。
她得的是：“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”，
我得的是：“斯是陋室惟吾德馨”。

像這樣漫無意義的滑稽的籤文，

我也能——地記得十分清醒，
啊，我怎麼總把她記不分明！
“明朝不再來了”——這是最後的鶯聲。

啊，好夢喲！你怎麼這般易醒？
你怎麼不永永地閉着我的眼睛？
世間上有沒有能夠圖夢的藝人？
能夠爲我呀圖個畫圖，使她再生？

啊，不可憑依的喲，如生的夢境！
不可憑依的喲，如夢的人生！
一日的夢遊幻成了終天的幽恨，
只有這番的幽恨，嚶，最是分明！

第 二 首

姑 娘，你遠隔河山的姑娘！
我今朝扣問了三次的信箱，
一空，二空，三空，
幾次都沒有你寄我的郵筒。

姑娘，你遠隔河山的姑娘！
我今朝過度了三載的辰光。
一冬，二冬，三冬，
我想向墓地裏呀哭訴悲風。

第 三 首

梅 花，放鶴亭畔的梅花呀！
我雖然不是專有你的林和靖，
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？

梅花，放鶴亭畔的梅花呀！
我雖然不能移植你在庭園中，
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？

梅花，放鶴亭畔的梅花呀！
我雖明知你是不能愛我的，
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？

第 四 首

湖 水是那麼澄淨，
梅影是那麼靜凝，
我的心旌呀，
你怎麼這般搖震？

我已枯槁了多少年辰，
我已訣別了我的青春，
我的心旌呀，
你怎麼這般搖震？

我是憑倚在孤山的水亭，
她是佇立在亭外的水濱，
我的心旌呀，
你怎麼這般搖震？

第 五 首

你 是雕像麼？
你又怎能行步？

你不是雕像麼？
你怎麼又凝默無語？

啊啊，你個有生命的
泥塑的女祇！

第 六 首

星 向天邊墜了，
石向海底沉了，
信向她心殞了。

春雨灑上流沙，
輕煙散入雲霞，
沙彌禮讚菩薩。

是薔薇尚未抽芽？
是青梅已被葉遮？
是幽蘭自賞芳華？

有鴛不可遽飲，

有情不可遽冷，
有夢不可遽醒！

我望郵差加勤，
我望日腳加緊，
等到明天再等。

第 七 首

你 是生了病麼？
你那豐滿的柔荑
怎麼會病到了不能寫字？

你是功課忙麼？
只消你寫出兩行，
也花不上一二分的反光。

你是害羞麼？
你若肯寫個信筒，
我也要當着望經般供奉。

你是鄙夷我麼？

噯，我果是受你輕鄙，
望你回個信來罵我瘟癩！